多吃多讀多下廚（下）

飲饌短歌
徐成

我偶爾參加媒體局，對於我而言，我感謝邀請我試菜的餐廳，但我會根據菜品水平作出客觀反饋。如果喜歡，我會反覆自費支持；如果不好吃，我會私下提出反饋，公開也口下留情，畢竟大家做生意都不容易。餐廳定期邀請媒體品嘗新菜單或參加活動是有必要性的，因為大部分精緻餐廳都需要保持一定的曝光度。但所有我寫過的餐廳都是基於多次自費拜訪，這是必要的前提。因為媒體局的菜單結構、服務以及用餐體驗都會與普通食客拜訪不同，以此為據不足以討論該餐廳的真實狀態。只有自己作為付費消費者拜訪幾次後，積累足夠的素材，我才會考慮寫作該餐廳。

這又引申出一個業內話題，餐廳的媒體局應該請什麼樣的媒體？許多時候餐廳請人是有慣性的，大家的名單大同小異，會細摳名單的公關和餐廳並不多，無論這個所謂媒體究竟有沒有發刊權或者轉化率。這其實是一種公關的「懶政」，對後疫情時代的精緻餐飲而言，這樣的邀請方式不僅意義不大，甚至浪費錢不說，還換來亂給免費飯的惡名。我認為精緻餐廳的媒體局應該有整體的規劃，選擇與自己餐廳定位相符合的媒體及KOL進行邀請。比如換季節菜單的時候、舉行重要活動的時候可以組織媒體局，平日裏應該專心服務好付費客群。同時，邀請的媒體應該是具有發刊權（紙媒或網絡媒體）的中英媒體、報紙雜誌飲食專欄作家，以及自費光顧的消費者代表（即所謂的spender，許多自己花錢消費的KOL即屬於此類，他們身邊往往有一群愛吃的朋友，轉化率一般較高）。

▲徐成著《日本尋味記（一）》。 作者供圖

我始終認為一家好餐廳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服務對象是來消費的客人們，如果普通客人自己花錢卻不如所謂KOL不花錢（或少花錢）體驗得好，那這餐廳就是失了自己的本分，是最讓人鄙夷的一類。餐廳職業經理人也需要牢記這一點，不要讓自費的客人受委屈，這是如今常有耳聞眼見的怪現象，花錢消費的客人不如所謂媒體老師「高貴」，真是讓人哭笑不得。比如有次公關邀請我去一家日本壽司名店的港澳分店吃飯，全場除了我們幾位媒體，還有一對自費客人。當天日本本店的主廚在店，想必那對客人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才預訂的，結果日本主廚只服務了一半客人，別說那對自行預訂的客人，同行的媒體都有一半是在店主廚服務的。事後我和公關朋友說，感謝你的邀請，但我為自費的客人感到難過，日本主廚無論如何也應該為自費預訂的客人服務，而不是只在我們這半邊。如果因為餐廳空間設置，主廚無法一個人負責那麼多人的壽司，則可以用一半時間由他負責，另一半時間由在店主廚負責的模式，這樣兩邊吧台所有客人都可獲得平等待遇。當天的不合理安排，其實就來源於餐廳經理人對客人優先度的認知錯亂。

在信息爆炸的時代，如何獨善其身是個大問題。社交媒體不停推送我們愛看的內容，逐步把人引入信息繭房中，從而更多的人變得偏執和拒絕更新認知體系，大部分網絡爭吵都不是基於議題本身，而是情緒的發洩和對自我認知的偏執維護，這樣的爭吵毫無意義。與其花大量時間在社交媒體上，不如專注點眼前事，多吃多讀多下廚，熱愛飲食本身，而不是它帶來的附加價值，才是享受飲食的不二法門。

吳稚暉

白話文人物志
李春陽

曹聚仁認為十九世紀末中國的啟蒙運動三大散文家：章太炎以典雅勝，梁啟超以暢達勝，吳稚暉以奔放勝。

章太炎提倡古學復興，梁啟超、蔡元培、胡適等人都贊同這一說法，將中國近代的新文化運動，視作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對等物加以提倡。吳稚暉的看法則與其有很大不同。他認為以文學、美術而言，清朝已經復興了漢唐之盛，再從文藝復興入手，是「騎馬尋馬，倒開火車的大謬誤」，科學與啟蒙才是當下之急。他說「自從產生了宋明理學，中國的道德反而低下，把中國民族變成一個懶族」。

一九二三年「科玄論戰」，在北大教授張君勱與地質學家丁文江之間展開，包括梁啟超、胡適在內的多人捲入。吳稚暉著長文《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頌揚科學的力量，詳細闡述了他「漆黑一團」的宇宙觀和「人慾橫流」的人生觀，宣告科學主義佔了上風。雖然吳稚暉寫了許多文章，《吳稚暉全集》有十八卷之多，但他確乎無意於此。

一九三一年在《申報自由談》上，吳稚暉刊發了一篇驚世的文章《文藝不死，大禍不止》，認為中國咬文嚼字的人，車載斗量，但中國仍是落後，因為這些人有了出路，國家就沒有出路：「我願為沒世無名的小卒，不願做什麼烏煙瘴氣的文學家」。

吳稚暉為舊學出身，中過舉人，偶讀方言小說《何典》，打破了做陽湖派古文家的迷夢，以曠達撒潑的精神，欲得到言論的真自由，享受自由言論的真幸福，他反對那些匠心作意，將自己的言論陷入泥犁地獄的文章。

民國建立之初，成立讀音統一會，吳稚暉任會長，實際領導了國語統一運動。幾種方案，爭吵激烈，互不相讓，後章太炎創立的「記音字母」獲得通過，吳稚暉沒有因與章太炎的私怨而否定其拼音方案。吳稚暉以五年時間，編了一部國音字典。後來南京政府成立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吳稚暉任主席，推行國語是他一生所辦的一大實事，在台灣他被稱為「國語之父」。

章太炎和吳稚暉，皆擅長罵人。章的名罵是「載湉小丑，未辨菽麥」，吳的名罵是慈禧太后「《賣淫實狀》」。他們兩人的對罵，亦多有記載。吳稚暉尤好粗言鄙語，汪精衛投靠日本以後，他卻罵得文雅——「卿本佳人，奈何做賊」，據說汪精衛氣得吃不下飯。

吳稚暉衣着舊袍，居住小店，褲子塞進長筒襪，生病不看醫生，與他國民黨元老身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以他自己的話叫做「素貧賤行乎貧賤」！

吳稚暉以篆書著稱，與胡漢民的隸書，譚延闓的楷書，于右任的草書並世而四。他能在嚴肅的文章筆調下放誕飄逸，亦能在整齊的書法結體中錯綜變化。一九五三年八十九歲的吳稚暉在台灣去世，蔣介石以「痛失師表」輓之。

吳稚暉曾告誡蔣經國，「榮華富貴都是空的，一個人能憑良心做事，那就好了，至於其他的一切，還是能夠想得開看得遠的好，以免自尋煩惱」。

吳稚暉說過，「不要讓富貴人獨有世界」。 （十八）

都鐸熱的背後

英倫漫話
江恆

已故英國作家曼特爾的《狼廳三部曲》擁有良好口碑，小說第三部《鏡子與光》的電視改編版於近日播出，獲得好評如潮。有學者認為，該歷史劇走紅的背後另有原因。

▲小說《狼廳三部曲》第三部《鏡子與光》的電視改編版於近日播出。

於二〇〇九年首次出版的《狼廳》，與後來的《血季》和《鏡子與光》組成三部曲，小說以都鐸王朝為背景，講述國王亨利八世和權臣克倫威爾的宮廷鬥爭，是曼特爾的代表作，曾榮獲英國布克文學獎。前兩部均已拍成熱播劇集，而第三部經過苦苦等待終於搬上銀屏。有評論形容，這部全長六小時的劇集，是燭光下的政治、宗教和心理驚悚片，有如「電視魔法」，濃縮了曼特爾三部曲的精髓。

該劇受到追捧的一個重要因素，是英國觀眾對都鐸王朝的痴迷，從近年相關題材的大行其道便可見一斑。早在二〇〇一年，作家格雷戈里出版了《金雀花和都鐸》系列十五部小說的開篇《另一個波琳家的女孩》，以極其生動的方式講述亨利八世的妹妹瑪麗。此書在二〇〇八年被翻拍成電影，極大激發了人們對都鐸王朝的興趣。在二〇一三年，BBC推出了紀實電視連續劇《都鐸修道院農場》，讓普通人嘗試放羊和捕魚，對都鐸時期的文化給予了全景呈現。然後是二〇一七年的音樂劇《六人組》，透過亨利八世的六位妻子，講述她們爭奪最痛苦配偶頭銜的故事。去年上映的傳記電影《煽動者》，聚焦亨利八世的妻子兼遺孀凱薩琳·帕爾的故事，她成為笑到最後的人。加上目前BBC正在播出的電視劇《都鐸王朝》，用影評人的話說，都鐸王朝如同一粒種子，落在肥沃的土壤上開花結果，並掀起一股文化浪潮。

縱觀這些作品，會發現其中有相當部分對都鐸王朝加入了新的演繹。以《六人組》為例，這是一部詼諧、歡樂和略顯不合時宜的作品，它擺脫了每位亨利八世妻子的歷史陳腔濫調：克利夫斯的安妮不再醜陋，而是精明、享樂主義和貪婪；阿拉貢的凱瑟琳不再是長期受苦的道德家，而是頑固得要死；最美的凱瑟琳·霍華德不再風流，仍然是正常女人。再如《煽動者》，由裘德洛飾演的亨利八世變得謙恭，與傳統的暴君形象有所差別，結尾甚至還有一點令人瞠目結舌的非歷史主義，以至於更像改編自一部同人小說。

實際上，這種對都鐸王朝的修正，最早發生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當然轟動一時的作品包括：一九六六年榮獲奧斯卡獎的《四季最佳人選》，一九六九年的《千日安妮》，以及一九七〇年BBC的連續劇《亨利八世的六位妻子》等。之所以如此，是由於在很多文化界人士看來，英國長期一直採用維多利亞時代的都鐸王朝版本，即對他個人某種程度的美化，有必要進行重述。當中就包括作家格雷戈里，對於都鐸王朝的修正，在她的許多作品中被虛構出來，例如《博林的繼承》《馴服女王》和《最後的都鐸》。用她的話說，每當殘酷的事實與投射到文化上的形象之間出現脫節時，無論是在文學、藝術或教育領域，大體上都是因為我們仍在接受維多利亞時代的全部觀點，特別是歷史學家詹姆斯·弗勞德的《英格蘭史》，我們接受了他想要告訴後代的有關權威、社會、政治、宗教和性別等方面的故事。比如在小學課堂，亨利八世被當作一個快樂的國王來教書，事實上他是一個連環殺手和虐待妻子的人。

當然，曼特爾對都鐸王朝的修正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多年前，她在回答自己為何成為歷史小說作家時，引述哲學家奧古斯丁的話，「死者是看不見的，但他們並沒有缺席」，指出當我們追趕着死者喊着「回來吧！」我們聽到的可能是自己的回聲，看到的可能是自己的影子，它們有一些東西要告訴我們，而我們應嘗試透過小說和戲劇來獲得這種理解。正如人類對戲劇探究的演變：首先眾神離去，然後是英雄，最後只剩下妥協的自我。對研究人員來說，都鐸時代仍然是熱門爭論的焦點，可對大眾來說，這只是輕微的娛樂。書架上擺滿了有關亨利八世和他的妻子的小說。但小說家無法抗拒未探索過的角度，換個角度，故事就會煥然一新。

曼特爾認為，就像歷史學家的工作絕不僅僅是累積事實，小說家的職業也絕不僅僅是編造故事。歷史作家應是一個流離失所的人，利用今天的技術試圖了解昨天所不了解的事情。她尤其反對與過去建立淺層聯繫，強調要重視它與當代生活的共鳴。如同今天英國和美國的政治中的現代宮廷寵兒，他們升得高，卻又跌得快，與都鐸王朝的宮廷戲碼有很多相似之處。另外，以《鏡子與光》為例，其劇本的驅動力，是關注權臣克倫威爾的職業生涯中，他可能做出魯莽、錯誤決定的時刻，他的自滿情緒可能影響了他的判斷等等。為此創造出一個故事，讓觀眾去思考，也許克倫威爾不應該這樣做。

曼特爾在臨終前曾說，《狼廳三部曲》的完成是一個真正的里程碑，但我不想永遠成為都鐸王朝的談話領袖和書評家。身為魚，我們要情不自禁地在當前歷史視野的水中游來游去。

共讀雙城

黛西札記
李夢

十一月，深圳讀書月，「深港共讀」系列活動正在熱鬧推展。從去年開始，隨着「深港共讀雙城」在兩地政府及出版文化業界的努力下正式發布，這兩座一衣帶水的城市在文化領域的交流與對話愈見頻繁。

深圳與香港之間的關係，不僅在大灣區內，哪怕置於世界城市發展的圖景中看，都是頗為獨特。兩座城市不僅地緣相親（歷史上曾同屬於寶安縣），經濟規模和體量也相仿，「粵港澳大灣區」概念提出後，兩座城市又成為灣區「9+2」城市群的重要發展引擎。可以說，從經濟和民生層面，兩座城市的關聯日深，那麼從文化層面又如何增強雙方的交往與互動？這可說是「深港共讀」創立的關鍵因素。

深圳是全國乃至全世界推廣閱讀的典範城市，曾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表彰，而香港自今年開始，將每年的四月二十三日定為「香港全民閱讀日」，從政府層面積極與業界攜手，營造全城閱讀氣氛。儘管兩座城市在人口規模、經濟發展和城市特色等方面差異明顯，但兩座城市當下對於閱讀和文化推廣的推重，確是方向一致。在此基礎上，「深港共讀」的愈發熱鬧與愈見創意，也是理所當然。

「深港共讀」的關鍵在於「共」，共同策劃、共同推展，令到兩座城市的文化調性在對話之中各自彰顯並互為映照。今年深圳讀書月期間，我有幸獲邀主持了數場講座。主辦方邀請香港不同領域的名家來到深圳，在書店、在綜合商業體、在公共圖書館等多元空間與深圳市民見面交流，分享香港的歷史文化與藝術時潮種種。現場不乏聽眾，而大家對於香港電影、音樂和武術等關乎幾代人集體回憶的題目尤感興趣。

北上消費暢旺的當下，香港亦在思索如何吸引更多灣區以至內地其他省市的人來港休閒及購物。其實，香港流行文化對於內地民眾特別是年輕一代的吸引力從未褪色，如何應和人們對於「港式」或「港風」的興趣與好奇，度身打造文化藝術產品及服務，是我們出版文化從業者理應思考的命題。

湖光山色雪峰美

市井萬象

初冬時節，一場降雪過後，甘肅省隴南市文縣天池國家森林公園內雪峰皚皚、湖水湛藍、層林斑斕，構成一幅美麗的冬日畫卷。

新華社